

兩岸作家學者聚港辦講座

研討華文文學現狀與發展前景

【本報訊】記者李夢報道：台灣詩人余光中曾問香港朋友：「你們回家叫『返屋企』，上班叫『返工』，上學又說是『返學』，那你們究竟住在哪兒呢？」而在他看來，華文文學若也追根溯源講一個「返」字，那源頭，在傳統裡。

「華文傳統，就是我們的『屋企』。」在昨日於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舉行的「兩岸四地文學前瞻」講座上，余光中用了這樣一個比喻。

余光中談兩個源頭

華文傳統，在余光中看來，有一大一小兩個源頭。「大傳統，在《詩經》和《楚辭》裡；小傳統，在由文言向白話轉變的『五四文學』裡。」余光中說，若一位作家寫作前未熟習傳統，難寫出好作品。而在美國翻譯家葛浩文看來，「中文現在不如以前了」。他甚至為自己在下午分組座談上的講稿取名「中國現代小說的失敗」。這失敗，不單在文字運用上，也體現在溝通兩種文字甚至文化的翻譯工作上。

提到翻譯，在美國大學教授中國文學課程多年的林麗君頗有體會。她說自己的美國學生並不是沒有直接閱讀中文作品的能力，只是速度慢，「一學期最多可以讀兩部短篇小說」。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翻譯顯得尤為重要。

陳思和潛龍喻中國

特別是在當下。當中文已取代西班牙文成為美國三藩市部分中學的第二語言時，當嚴歌苓的《第九個寡婦》和莫言的《蛙》等頗具批判現實主義味道的作

品可以順利在內地出版時，似乎中文寫作的好時候來了，似乎向世界介紹中國作家的好時候來了。「如今是五四以來中國文學面臨的最好的年代。」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陳思和說。

陳思和覺得，本世紀初的「九一一」事件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，看似與中國文學的發展風馬牛不相及，但細究起來，兩者都有益於中國經濟進入世界主流框架並安穩發展。陳思和常將中國比作一條「潛龍」，他說龍出水面的騰躍，必不是「乾乾淨淨的」，必攜着泥沙甚至污穢，光榮與罪惡都一股腦兒攤在眼前。而這期間中國作家寫成的作品，也漸漸由偏重描摹夢境和幻想轉入對現實的直面和批判。

可是，香港文化評論人潘國靈不禁問：「如今是中文的好時候，還是中國文學的好時候？」的確，從世界範圍看，越來越多的人在學中文用中文，但大多是為方便經商或工作溝通，功能性不可謂不強。中國文學，在電影電視等大眾媒介盛行的當下，怎樣保有活力並迎接挑戰，是一眾作家和文學評論家不應忽視的問題。

「面臨挑戰的不單是中國文學。」在美國作家嚴



▲余光中（右立者）說，華文傳統是華文文學的「屋企」

歌苓看來，世界文學的前景都是灰暗的。「自從 Saul Bellow 走了之後，美國文學也走了，再沒有什麼東西讓我覺得喜歡了。」她覺得，文學前景堪憂，當下文學書寫者因此要思考「保存」文學的途徑，思考怎樣用對待芭蕾舞等藝術門類的態度來對待同樣「精緻」的文學。

嚴歌苓憂文學前景

當講者大多以「新不如舊」的略悲觀略懷舊的態度「前瞻」華文文學發展時，台灣作家李昂卻相當樂觀。她並不覺得「焦慮」，也不因寫作身份在中心和邊緣間的可能轉換而有任何不安。在她那裡，「作家自己是自己的中心，把自己的中心顧好，管他其他的中心在哪裡。」

澳門呈創作好勢頭

這樣的灑脫，在澳門作家廖子馨和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顧問李觀鼎那裡，也有。李觀鼎說，澳門不單是座「賭城」，也是「詩城」，當你走在街上或與人相處時都能覺出「濃濃詩意」的城市。五十萬人口的澳門，常寫詩發表作品的作者竟有一百五十多位。他們並不以身處華文寫作世界的「邊緣」而感憂慮，反倒在這個物欲的社會「保持自我」，保持個人話語的純潔性。這不得不說，是對當下寫作愈發商業化和功利化的一種抗衡。

甚至這個「中心一邊緣」的二元辯證，在全球化的當下，在華人作家遍及世界八十多個國家的當下，都不必看得過重。「華文文學是做加法而不是減法，」余光中說，「華文文學作者應該四海為家。」

明日，講座將於澳門科學館繼續舉行。查詢可電（八五三）八七九七八五二九。



▲陳思和說，當下是中國文學自五四以來的最好時代



▲嚴歌苓說，不單中國文學，全世界文學的前景都是灰暗的



▲葛浩文覺得，中文現在不如以前了



▲嘉賓及講者在講座前合影

新園地

責任編輯：傅紅芬

有競爭不一定有進步

軒轅伯

為什麼在互聯網世界又或是所謂「創意世代」內，有競爭不一定會有進步？因為在今天因互聯網而促成的激烈競爭環境之下，各方都總是傾向以剷除對手為主要目標，於是「創造價值」變得次要。《國泰先驅論壇報》的 David Brooks 便以政治為例，指出不少政客最初的確有改變社會、推動進步之心，不過，一旦踏進政壇並參與選舉後，政治人物及其團隊來社會所需要的價值及轉變。留意 Brooks 並非要否定競爭行為的正面價值。他只是提醒：競爭越激烈的比賽，不一定是最有價值的比賽，更多是競爭，未必是最好。

人們混淆了「最多競爭等於最好」的心態，源於現代教育制度：大部分人總以為最難考進的學校，就是最好的學校！

但丁的墓

廖偉棠

說但丁死於旅途勞頓和憂患——就和我們的杜甫一樣。拉文納同時是沒落的西羅馬帝國最後國都，一切亡國之兆都可以在這些金碧馬賽克模擬的流水天穹裡找到，遊客就如西羅馬廢帝在其間遊逛，夢見遠古的字被編進繁縟的山岡、銀色的星辰、黃金小花籃之間。

與這些星圖密布的陵墓和教堂不同的，卻是創造了文字星空的但丁之墓。但丁墓前樸素如鄰家花園，濃濃下沒有地獄，天堂也像松針尖上的倒影。詭異的是走出但丁墓園，赫然遇見一白袍白臉幽靈——一個飾演但丁鬼魂的賣藝人向我們伸手討錢。其實被但丁留在這個塵世煉獄中的我們，理所當然都應飾演鬼魅一角，如烈日中的喜劇——《喜劇》才是《神曲》的原名。

雙遊記

《神曲》著名開篇就是「在人生的中途，我在一座幽暗的森林迷了路。」但丁所謂人生的中途是三十歲，而我，也快到人生的中途去去到現實的但丁森林：意大利中北部地方。

佛羅倫薩是但丁出生長大的地方，驅逐他的地方，也是他最著名的愛情所發生的地方。其實佛羅倫薩不但在一三〇一年放逐了但丁，它濃厚的商業氣息至今仍與一個詩人格格不入，所以在佛羅倫薩寫了這樣的詩句：「在但丁之國遠離但丁，佛羅倫薩最遠。」

幾個月後，我再坐火車繼續向北來到拉文納：但丁流亡和去世之地。波河三角洲上霧氣繚繞，據

煤氣百五年

陳天權

中環政府山一帶很適宜漫步欣賞周圍景物，尤其是星期日行人不多的時候。沿中區政府合署西座旁的雪廠街上行，經過都爹利街，可以見到一八七五至八九年間築成的石階，以及二十世紀初裝設的煤氣路燈。煤氣公司最近宣傳成立一百五十周年，讓人驚覺煤氣在香港原來有那麼長的歷史，比電力還要悠久。

香港開埠初期，晚上只靠燭火或煤油照亮街道，至一八六二年，英國企業家在英國成立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，兩年後獲港府授權為維多利亞城提供照明服務，從此改變市區夜晚景象，並成為遠東第一個有現代化街燈的城市。

香港首間煤氣廠設於西區，一九六〇年關閉後已沒有留下任何痕跡，只剩下一條紀念煤氣公司首任工程師兼經理屈地的街道。一八九二年，在油麻地建成九龍首座煤氣廠，由於設施呈圓鼓狀，居民稱之為「煤氣鼓」，又稱「火井」，位置在佐敦道與南京街交界。一九五六年馬頭角煤氣廠投產後，油麻地的煤氣廠便告消失，原址興建了佐敦道官立小學和統一大廈。

隨着電力普及，煤氣公司在一九六四年終止煤氣街燈服務，僅存都爹利街石階上下兩端共四盞煤氣街燈仍然運作。最初，煤氣工人每天日落前燃點煤氣街燈，翌日清晨五時天亮前將之熄滅。到一九七〇年代，都爹利街的街燈改用自動開關，繼續伴着這列古典石級度過每一天。

校；而為了要考進這些名校，學生們亦會以科科皆精（即西方人謂之 Straight A）為目標。結果大部分人自幼便沒把心力聚焦在自己最熱衷的強項之內，反而為求競爭升學，被迫將時間放在一些根本無關宏旨的科目範疇上。

上述心態由學習延續到工作的後果，是逐漸令企業只求擊敗對方而不自求自我進步。被喻為「投資銀行之王」的高盛，最近醞釀連連，當中被人批評得最厲害的一點，正是銀行家們都已忘記了要為客戶服務，並反過來為求賺錢而犧牲客戶利益；《金融時報》更在頭版問：資本主義是否已傷及人類靈魂？觀乎金融危機後浪接波，這個問題值得所有人深思。

創立 PayPal 的 Peter Thiel 卻指出了一條資本主義新路，認為資本主義與其追求「完美競爭」（Perfect Competition），倒不如鼓勵「創意壟斷」（Creative Monopoly）：所謂「創意壟斷」，其實就是去找出尚未有人開發而又狹窄的市場，再盡全力在這細小市場內打造自我特色，以新手法鞏固市場地位。Peter Thiel 認為，有創意的入往往不善競爭，因為他們不求更高、更強、更快，反為只願探索還沒有人到過之地！

「霽紅」瓷器最難全美

李英豪

霽紅，自明代永樂初期始燒「霽紅」瓷器，至清代乾隆中後期日漸式微期間，官窯完美精品甚少；原因是「霽紅」釉為銅紅釉一種，以銅作呈色劑，特性乃燒成後皆失透深沉，釉層如橘皮，但色勻。它們不像康熙「郎窯紅」透亮華麗，亦不似「豎豆紅」（均為銅紅釉）那麼柔潤雅淡；故較難入俗眼。

「霽紅」，在宣德時也稱「寶石紅」；其後少，有人稱為「祭紅」和「積紅」。它們數量稀少，從明代宣德以後一度衰退，工藝師望而生畏，直至康熙期間才恢復，但呈色多為黑紅。雍正時亦釉色濃淡不均，多有缺陷，也有燒成褐紅、粉紅，以有蘋果青等色層。至乾隆初期，還偶有精品。像附圖就是乾隆時燒造的「霽紅」碗（六字青花底款），屬鮮見之傳世精品，十分珍貴，比較那時官窯青花瓷與五彩瓷更難找。

閒情偶寄

若非對明、清一朝官窯瓷器有深入認識與研究的收藏者，多數會忽略色釉瓷器種中的「霽紅」器，甚至瞧不起，誤以為為「升值潛力」；主因是「霽紅」瓷器縱屬精品或御用器，大多數紅色較深暗，近裏紅色調，且屬單色高溫釉。

其實，自明代永樂初期始燒「霽紅」瓷器，至清代乾隆中後期日漸式微期間，官窯完美精品甚少；原因是「霽紅」釉為銅紅釉一種，以銅作呈色劑，特性乃燒成後皆失透深沉，釉層如橘皮，但色勻。它們不像康熙「郎窯紅」透亮華麗，亦不似「豎豆紅」（均為銅紅釉）那麼柔潤雅淡；故較難入俗眼。

「霽紅」，在宣德時也稱「寶石紅」；其後少，有人稱為「祭紅」和「積紅」。它們數量稀少，從明代宣德以後一度衰退，工藝師望而生畏，直至康熙期間才恢復，但呈色多為黑紅。雍正時亦釉色濃淡不均，多有缺陷，也有燒成褐紅、粉紅，以有蘋果青等色層。至乾隆初期，還偶有精品。像附圖就是乾隆時燒造的「霽紅」碗（六字青花底款），屬鮮見之傳世精品，十分珍貴，比較那時官窯青花瓷與五彩瓷更難找。



都爹利街石階保存了四盞煤氣街燈

鬼節）召喚鬼神，希望穿越生死，重見愛人，充滿絕望與哀傷。

此詩一出，好評如潮，很多報紙爭相轉載，亦影響美國文壇風氣，騷人墨客紛紛仿效，大寫黑色浪漫詩篇。報紙雜誌的畫師每替愛倫坡作品畫插圖時，很自然的加上一頭烏鴉以增強其恐怖氣氛，亦自此「烏鴉」成為愛倫坡的標記，詩要有烏鴉，小說有烏鴉，漫畫有烏鴉，甚至後世電影也要有烏鴉。

還有，現在上映的《神探愛倫坡：黑鴉兇殺案》，原名也叫《烏鴉》，雖然情節與《烏鴉》一詩並無關係。這部片原是在二〇〇九年拍攝和推出，以紀念愛倫坡（一八〇九年出生—誕辰二百周年，特意打起烏鴉招牌拍片，向這位偵探小說和恐怖小說鼻祖致敬，豈料一波三折，製作計劃幾番延誤，直到今日才能面世。

人間百寶

十二月寒夜，詩人為失去愛侶神傷，寂夜不能眠，燈前展看異書，突然傳出敲門聲，起來開門，但門外無人，繼而窗響，立刻開窗，豈料飛進一頭烏鴉。怪事接踵而來，烏鴉會說人語，於是展開「談話」，但烏鴉答非所問，什麼都說「永不」。詩人最想知他死後能否與愛侶團聚，烏鴉仍答「永不」。詩人怒喝，滾滾，回你的陰間找閻王開心吧。

愛倫坡在一八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《紐約鏡報》發表他的驚世詩作《烏鴉》（The Raven），文采奇幻，韻律鏗鏘，意象詭異，正徘徊於夢與醒之間，是詩人與心魔（魔鬼）的驚險鬥爭。這是浮士德與魔鬼的另一版本，傷心的詩人對生命質疑，在寒夜（十二月是西洋

醫學與養生

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，人們不禁想起中華藥裡蘊含人生哲理的一詞——當歸。當歸是一種對美好事物曾經擁有，而又為某緣由失去的嚮往心理，人生中的當歸是憧憬，是追求。當歸不歸是遺憾，當歸而歸是幸福，當珍惜。

烏倦知返巢是當歸；海外學子載譽回國是當歸；離散子女回到父母懷抱也是當歸。當然葉老歸根也是更深層意義上的當歸。據說有古藥醫在發現了一種新的藥效奇異而又用途廣泛的聖藥後，欣喜若狂地將其賦名當歸，其含意即是：在養生和治病中，當一個人身體虛弱或身患疾病時，他最冀望的莫過於讓昔日的健康早日歸來。

當歸是傘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根，它對多種病症具療效。李時珍當年記載，當歸能治頭痛、心腹諸痛，潤腸胃、筋骨、皮膚，治癱疽、排膿止痛，和血補血。在治療婦科諸病中，它幾乎是一種百搭藥。無論是治療月經不調、痛經、經閉、崩漏還是產後血虛、腹痛等方劑都需用它。

現代醫學證實，當歸還具利尿、保肝、消炎、鎮痛、降壓和抑制痢疾桿菌、溶血性鏈球菌、肺炎雙球菌等致病菌以及擴張冠狀動脈、外周血管等作用。

中醫不僅用當歸治療婦人之疾，還用它治療年輕人的心脾兩虛、失眠健忘；中年人的腎陽虧虛、精力不足以及老年人的神疲乏力、腰酸軟等諸病。

當歸

思健

烏倦知返巢是當歸；海外學子載譽回國是當歸；離散子女回到父母懷抱也是當歸。當然葉老歸根也是更深層意義上的當歸。據說有古藥醫在發現了一種新的藥效奇異而又用途廣泛的聖藥後，欣喜若狂地將其賦名當歸，其含意即是：在養生和治病中，當一個人身體虛弱或身患疾病時，他最冀望的莫過於讓昔日的健康早日歸來。

當歸是傘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的根，它對多種病症具療效。李時珍當年記載，當歸能治頭痛、心腹諸痛，潤腸胃、筋骨、皮膚，治癱疽、排膿止痛，和血補血。在治療婦科諸病中，它幾乎是一種百搭藥。無論是治療月經不調、痛經、經閉、崩漏還是產後血虛、腹痛等方劑都需用它。

現代醫學證實，當歸還具利尿、保肝、消炎、鎮痛、降壓和抑制痢疾桿菌、溶血性鏈球菌、肺炎雙球菌等致病菌以及擴張冠狀動脈、外周血管等作用。

中醫不僅用當歸治療婦人之疾，還用它治療年輕人的心脾兩虛、失眠健忘；中年人的腎陽虧虛、精力不足以及老年人的神疲乏力、腰酸軟等諸病。